

盛

世

才

興

新

淮

雲

子

疆

杜重遠

盛世才與新新疆

杜重遠 著

各地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

盛世才與新新疆

每冊實價貳角五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杜重遠

發行者 生活書店

漢口：交通路六十三號

廣州：漢民北路五十號

重慶：武庫街二十一號

上海：福州路三八四號

西安：長沙成都梧州

桂林：貴陽昆明蘭州

宜昌：萬縣衡陽六安

印刷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。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月初版(漢)

序

重遠先生在私誼上是我的一個共患難的好友，在公誼上是我的一個共同努力參加救國工作的最忠實的同志，因為有這兩層關係，我自信知道他最深；因為我自信知道他最深，所以我很欣幸地在他這本好書出版的時候，替它寫這篇短序。

他的這本『盛世才與新新疆』是由二十一篇輯合而成的，每篇都在我所編輯的『抗戰』三日刊上登載過的，當這樣登載着的時候，題目是『到新疆去』，有好多讀者那時看了開首的好幾篇之後，還沒有看到著者踏進新疆的境域，好像很着急似的，有的當面來問，有的寫信來問：『杜先生爲什麼還沒有到新

疆？』這種着急的情緒表示了什麼？表示了大家都在很密切地注意到中國民族復興的一個重要根據地——新疆——的最近的實際情形。

這本書關於新疆的形勢、資源、民族問題、在國防上的重要位置、努力建設的概況、以及對蘇聯的外交關係等等，都有很扼要而饒有趣味的論述，是研究新疆的一本最好的參考書，是注意中國民族復興問題的一本最好的參考書。

現在這本書可以整個地貢獻給讀者了，這是一件多麼可以欣幸的事情！

翰齋。廿七，三，三十。寫於「抗戰」三日刊編輯室。

序

這本書是無意中寫出來的，到新疆去雖是我多年的宿望，爲新疆寫一本書倒不是我預定的計劃。只因去的時候途中發生種種的波折，旅中無聊，就着所見所聞，想要爲『抗戰』三日刊寫點通訊，而西北的交通不便，無法陸續郵遞，因而擱置。由新疆歸來，正當着上海和南京我軍相繼撤退，『抗戰』三日刊也就作了短途旅行，到了漢口，這時候雖有幾個刊物向我要稿子，我對我自己所寫的東西向無自信心，非經過韜奮先生的一番『濾過』工夫，我是不敢叫牠問世的。等到韜奮先生來到武漢以後，我把前半篇的稿子拿出來給他看（那時候後半篇的稿子還藏在腦子裏），蒙他大加鼓勵，非叫我寫一本遊記不可，我又受

了他的『催眠』，就把舊有的稿子一次一次的送到『抗戰』中去發表。時間過的真快，不到一月的工夫，所存的那點貨色幾乎用光了，這時候我正忙於各方面奔走救亡工作，沒有時間靜下來寫東西，韜奮先生又一再的警告：『原稿快用光了，趕快預備『新貨』！』我所住的地方每天從早到晚不斷有客人，無法構思，更無法下筆，於是逼得沒有辦法了，躲在一位朋友的家中，晝夜加班，幾乎費了五天的工夫，才勉強把後半篇也算交卷了。在這匆匆忙忙的期間，粗製亂造的『貨色』當然是不會好的，不過我的用意倒不在乎『貨色』的好壞，而想把一般人對於新疆的偏見扭轉過來，所以在『抗戰』上的題目是到新疆去，出書的名子就改爲『盛世才與新新疆』了。關於盛本人和新疆的新興事業，我寫的也許不免熱情一些（最近還有許多人儘量誹謗新疆如何黑暗如何赤化等等）。但我們立論，應當從其遠處大處着眼，在全面抗戰的期中，雖有涓滴的力量，皆

當視爲至寶，何況幾千里以外的邊省，牠能用其所有的力量都供獻於抗戰的巨流中，總算是難能可貴吧。

民國廿七年四月一日，重遠寫於漢口旅次。



影 小 近 最 者 記



辦督盛的近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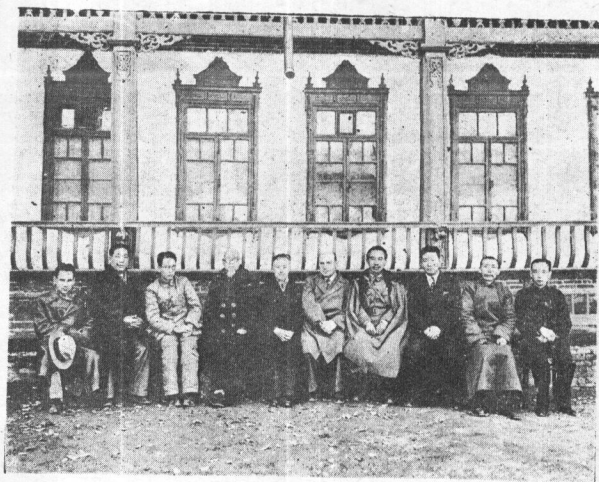


辦督盛的前年兩



照合體全族家的辦督盛

盛督辦
 歡迎陳
 部長立
 夫周代
 表小舟
 張代表
 元夫與
 記者合
 影同坐
 者有迪
 化的蘇
 聯總領
 事李主
 席王交
 涉署長
 諸人



陳部長秘書
 張代表元夫
 記者
 盛督辦
 蘇聯總領事
 陳部長立夫
 李主席溶
 周代表小舟(第八路軍)
 王署長
 蘇領館秘書

目次

一	由滬到漢·····	一
二	在漢口·····	六
三	在西安·····	九
四	由西安到蘭州·····	一四
五	由蘭州到肅州·····	一八
六	由肅州到迪化·····	二二
七	在迪化·····	二七
八	盛世才·····	三一
九	盛督辦初到新疆·····	三六
十	新疆的形勢·····	四一

十一	新疆的資源物產·····	四六
十二	新疆的民族問題·····	五四
十三	新疆在國防上的重要·····	六一
十四	『七七』事變與『四一二』革命·····	六四
十五	盛督辦的登台·····	七〇
十六	六大政策·····	七三
十七	教育的發展·····	八〇
十八	工農業與交通的發展·····	八五
十九	對蘇外交關係·····	九二
二十	在迪化所見的三件事·····	九六
二十一	歸程·····	一〇一

一 由滬到漢

自從『八一三』全面戰幕揭開以後，有許多新的事實表現出來。血戰十年的國共兩黨忽然掉轉槍口一致對外了；軍事割據的地方政治已被抗戰的巨流到處衝破了；京滬一帶金壁輝煌的樓台殿閣無人過問，而窮鄉僻壤的草舍茅棚反作富人的安樂窩了。總之一切一切都在轉變，轉變到叫你不可思議的地步。於是一向不被人們理會的問題，這次也被人們理會了；一向不被人們注意的地方，這次也被人們注意了。這不是那一個人或那一部份人願意這樣做，這是偉大的時代所賜予我們的教訓和認識呀。雖然我們有許多的武裝同志在前線上天天不斷的作慘烈的犧牲，然而這犧牲是有意義的，有代價的，和內戰時代的犧